



上場禾





乐 场 上

周 立 波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禾 場 上

著 作 者 周 立 波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张：5 1/16 插页 7 字数：97,000

196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0 册（内精装 1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304

定价：（八）0.88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十八年来短篇創作的結集。除了《金戒指》写抗日战争中一个英勇机智的侦察兵的故事，《磚窑和新屋》、《諸葛亮会》写工人的生活与斗争以外，其余十三篇写的都是农村生活。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到目前的人民公社的飞跃前进的偉大面貌。

插图作者：顧 炳 鑫

目 次

牛	3
金戒指	12
懶蛋牌子	24
諸葛亮會	36
磚窑和新屋	46
盞滿簋	51
桐花沒有開	69
禾場上	89
民兵	96
腊妹子	104
山那面人家	125
伏生和谷生	134
“割麦插禾”	138
小青和老虎	141
北京來客	146
下放的一夜	152

上 場 禾



牛

張启南从前是一个貧农，一个天主教徒，相信天上比地上快乐；現在觉得地上也不十分坏，而且看他的样子，好象打算活到八十岁，再活四十年。特别是小牛出生的这几天，他的有着許多中年的皺折和春天的泥土的臉上，常露着微笑。他身体很好，是一个自己知道保养的人，明白一点說，实在有一点点懶。人家冬天砍下的干柴，至少能燒六个月，他的最多只够一个月，一年四季总是害得他的老婆燒湿柴，“多出一点烟罢了，”他說。就是在这农忙的时候，他也常常不做工。天气不好，风很大，或是老婆肚子痛，或是娃娃有一点点小毛病，他都自动放假一两天。但是，現在来看吧，他打扫了两年沒有打扫的牛栏，从那里面挖出了十几担牛糞，“多么丰富的內容呵！”人会說。他把那长着一棵槐树的院子，也收拾得干干淨淨，又花了一整天工夫，用白色的麻秆，編成了一扇精巧的牛栏門，并且替小牛收拾了另外一間小石窑，用干淨的糜草鋪在地面上，做它白天休息的別室。

离开延安东門三十里的念庄的农民，在春天，每天要到村

庄里的羊群回来后，山沟里的暮色很濃时，才赶着牛，背着犁，或是背着一捆柴，从地里回来吃晚飯。但是張启南早就回来了。现在蹲在槐树下，把他的三岁女儿拉到怀里来，移开叭在口里的旱烟管，小声的問她：“你几岁了？你是誰家的女子？”沒有等待她回答，他就撫摩着跑到了他的身边来的小牛的背。小女儿生小牛的气了，她嫉妒它分去了父亲的寵爱，从地上撿起一根枯树枝，打了“牛布牢”一下。小牛跑开去，在远处站住，很严肃的豎起一双小耳朵，好象在练耳，准备将来听音乐。現在它又奔跑了，这位未来的音乐欣賞家，初来这世界，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普通的东西，空气，阳光，青色的天空，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花花綠綠的什么，都不熟悉，都使它觉得十分奇异与新鮮。它的奔跑，是它的新生的快乐的表现。踢着一个土块，它摔了一跤，一声不响的爬起来又跑。念庄初級小学一个很爱規矩的教員，用油光紙写了十条校規貼在教室里的牆壁上，有一条是“無論何人，不准摔跤”，但这个精力很多的小家伙，沒有住学校，不管这些，它不断的摔跤，还是不断的奔跑。

三月二十一日早晨，太阳还只晒到树尖上。母牛发作了，側臥在牛栏里的地上。牛栏前面圍了很多入，都是男人和小孩。妇女們站在远处，不敢走拢来，害臊。連村庄里最开通的、唯一的用牙刷刷牙齿的女人，天足的妇女主任，也只远远的站在槐树下，手里做着鞋底，紅着臉，有时从眼角看牛栏一下。

牛的身子微微的在动，出来了一点点灰色透明的东西，那是胞衣。肚皮好象是很痛，它把前脚向后弯，想去揉一揉；后脚

彈起来，用力打着地。地面是出色的脏，积滿了新的和旧的牛粪和牛尿。張启南在牛躺着的地上，撒了一点糠，但也很快浸湿了。牛头轉过来，用它的嘴唇去触前脚近边的地方。两只大眼睛，有一点潮湿，上帝酿造的酸辛的东西，也給了牛。望着人們，它真想哭出声音来。你們見過强壯象牛的哭嗎？痛苦使它变得軟弱了，使它忘記了它是从来不知道哭泣的、忍苦茹辛慣了的脾气很好的家伙。在恋爱的初期，男的和女的，都充滿了露天底下的丰富的幻想，和見面的晚上的灼热的狂欢。这在牛，是多少有些和人相象的。到了共同犯了一种风流的罪过，为了延續后代需要付出一些痛苦的代价时，痛得昏昏沉沉的一面，希望靠在男人的臂弯里，借着那温暖，使她想起了他們的欢喜的过去，使她想着就是在痛苦的海里，她也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一个人漂流，这会増加她的忍耐和勇气，而且会使她哭泣。“呵呵……”她会說，要說的下面的話，被眼泪咽住。而流下来的，不是痛苦的泪水。而临盆的苦楚，会这样的将就的应付了过去。但在牛，这是沒有的。牛的男子們都是一些不懂得三八节的意义的混蛋，生小孩子的事情，它們全不管。这位姑娘的情人，不但沒有替它預备母鸡和紅糖，而且看都不来看它一下子。現在不知跑到哪里去吃草去了，但也許是工作去了，不要冤枉它。产妇把嘴巴攔在潮湿的地面上，嘴唇一定在发热，要放在凉冷的地方。它掙扎的站起来，显然是痛得沒有法子想，站着試試看。也不行，又睡倒了。張启南把它的尾巴向背脊的方面扳开。出来了两只小脚，蹄子是白色的，輕微的在动着。蒙在蹄子上面的透明的胞衣，被張启南用手指

戳破，小蹄子第一次接触世界上的空气。

圍着看的人更多了。远远的站着的女人也都走拢来。紛乱中，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她們不再害臊了。只有开通的妇女主任，看到人在看她时，还是有点难为情，紅着臉，低头去做她的針綫，等一个机会，再偷偷的从眼角去看。两只小蹄子，很久还停留在那里，不后退，也不想前进。到底是快一点踏进这有着芳香的野草和阳光、也有着許多的辛苦和工作的世界呢，还是在狹窄的但很安适的母胎里，再多留一会？对于这問題，它好象是由于太多的考虑，有了一点点知識分子气的犹疑。但是，也許是摆艺术家的架子。人都有点着急了，都不做声，沉默增加了周圍空气的緊張。站在我的近边的一个穿印花布褲子的伤风的小女孩，甚至于不敢大声的呼吸。張启南的婆姨不安的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張启南前額上冒出了汗珠。院子里一只金黃色雄鸡突然叫起来。两只小黑猪，为了爭吃一点什么东西，大声吵鬧着。离开我們不遠的一只黑毛驴，不知道是由于无心呢，还是有心的搗蛋，扯起它那不成音乐的嘶哑的声音，长长的，叫得人十分的煩躁。这有点象雪萊的詩里叹息的：我們的里面沒有平和，我們的周圍沒有平靜。毛驴的声音好容易停止，槐树上一只喜鵲又啼噪起来。农村里人认为喜鵲叫，是报喜信的。有什么可喜的事情呢？就是在感觉好象不十分銳敏的牛身上，也有着这样重大、这样长久的痛苦。痛苦不是一朵花。我不想看了，动身要走。但是生活里的戏剧性，也真是不少。正要走开时，小牛的夹在两只前腿中間的头，勇敢的探出来，接着，很快的，全身就一跃而出。一个黑色

的小生物，躺在地上的微紅的水里蠕动着。母牛立刻站起来，四只腿子抖战着，并且发出野兽一样的狂吼，用舌子去揩抹小牛的身体。凡是經過它舐了的地方，茸毛都变成了黃色。以后，它就吃胞衣。

大人和大部分小孩，都安心的、滿足的各自走散了。只剩下两三个小孩子，还站在那里，看小牛爬起来，吃奶，很快的开始练习跑步。張家的婆姨回去煮稀飯，給母牛吃。在一九三四年，这里人都吃不到稀飯，吃着糠和树皮过日子，現在牛都可以吃到小米稀飯了。有些人家，还用小麻油燒一盆家制的豆腐給牛吃，說是給它退退火。

張启南用地上的泥土擦干了手，回到窑里去休息，由于緊張，他疲倦了。但他很快又出来，看着母牛吃稀飯，和我談天。我們談起了南方的牛，对于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青色的水牛，他感到兴趣。

“能到水里去的么？”他問。

“而且能够游过一条河。”

“吃什么呢？”他又問，眼睛看着他的母牛快把一桶稀飯吃完了。

“吃青草，冬天也吃一点干稻草。不过我們那边受苦的人家，都还没有稀飯給牛吃。”

他微笑着，是只有对于自己的生活，清楚的感到滿意的人才能够有的那一种微笑。

張启南是一个和别的农民有些不同的人，除了我們已經

說过的有点爱躲懒的这脾气以外，他比别人更多一些风趣，一点感情。他的家，在乡政府隔壁，同在那个槐树院子里，是从前一个地主的一间结实的石窑。窑里除了一个照例的大炕，一些别的人家都有的东西：羊毛、馱头、鍋灶、瓦罐、柳条篮子和高粱秆子編成的各种糜籬以外，在被灶烟熏得很黑的墙壁上，还有一个用白綫系着的圓圓的蔓青，生根的一端被挖空，放了一些水，种了一些小麦在里面，在春天解冻的日子，小麦的幼苗向上面长，蔓青的叶子向下面长。这种别致的壁飾，虽然不能說只有他的一家有，但有这个的人家，是并不很多的。他用高粱秆子編織的筷子籠，也有特別精致的花紋，小巧而精致，很有点江南的风味。他的旱烟管，也不是这里一般农民都喜欢用的羊腿骨，而是中間被打通的擦得很光的一根什么小木头。他的两个女娃也比别的人家的孩子干净些，并不流鼻涕。他有两个女娃娃，一个三岁的，是他亲生的女儿，还有一个六岁的，是他在过去的饥餓的日子，用一斗，也許是两斗糜子，和人家交換得来的。張启南是有許多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不象别人一样一天忙到晚，却也沒有别人那样的做事很毛粗。他爱青色，别致。他也爱娃娃，爱各样的牛。他常常拿了他的老婆的梳子，蹲在牛栏里，好久好久的，梳着母牛腿上的毛。他更爱小牛，是这样的爱看这小东西的憨态，以致于引起了他的三岁女儿的嫉妒，她常常追打着小牛，用干树枝，或是用土圪塔。看到这事情，他責罵他的女儿，但也忍不住笑着。

但是現在，張启南很不快乐，一天沒有笑，小牛生了病，一天沒有吃过奶。

是落了一場春雪以后的一个有月亮的微寒的晚上。乡政府的窑洞里挤滿了人，男的和女的，老人和小孩。有的圍在燒着通紅的木炭火的炉子边談天，有的在桌子上的一盞小小的老麻油灯下面，隨便的翻看着魯艺派到乡下工作的古元帶來的一些书和画。扶慣了犁鋤的粗大的手指，不慣翻书頁。一个年輕人，想一頁一頁的翻看一本瑞典人的画册，但是手指不听话，一下子翻过十几頁，从头再翻一次，又是十几頁，又翻到了那个原地方。談話很隨便，乱杂。有人說，这一場雪下得真的好，对老麦好、对糜子更好。一位参加过土地革命、跑过很多地方的頰骨很高的老头子主張說，边区这几年来，风調雨順，“都是因为共产党的福气大”。而且他认为革命的事，是差不多好了。

“副乡长，你什么时候再回桥儿沟？”他向魯艺派到乡下来工作的葛洛問。“帶我到魯艺看看。大礼堂，魯艺，我都要看看。我今年六十三岁了，天气不好的晚上，我的这一边都痛。”他拍拍他的右肩膀，“革命也应该成功了。”

“你活了六十三岁了，你的什么地方痛，这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妇女主任在麻油灯下做鞋底，一面說。

老头子并不回答她的話，他是认为娘儿們的有些話，有时是不必回答的，还是向葛洛說道：

“这几天怎么样？我是說統一战綫的事。老蔣这个人，很坏啦。我活了六十三岁了。統一战綫叫他做了个掌柜的，你想还有什么好处嗎？”

“他做掌柜的，那你就不要去给他安庄稼好了。”葛洛說。

“你看，你看，”看画的青年人叫着，他正翻到了一幅人体画，“你看这个婆姨，連褲子也不穿，唉，可难看死了。”他抛开了画册，好象抛开一件十分好笑的东西，好几个人都笑了。

你們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坐在一个生活很好的乡村的炉火边，忘記了过去和远方，忘記了远处的人們的不幸，和旧时的生活的悲惨，让緋紅的炉火照着你的臉，你的心里盈滿了溫暖和安宁的感觉，一声不响的听一些乡村的人們，完全用他們自己的看法和說法，談說着天时，魯艺，共产党的福气，統一战綫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褲子的婆姨。你們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这是很有意味的。

張启南也在，他坐在炉火边，还是不快乐，一句話不說，只是低头吸他的烟管。在大家笑着的时候，他站起来，象影子一样輕輕的走出了窑洞。大家也动身要走，这一半是因为时候不早了，明天大家很早要起来；一半也可以說是受了張启南的不快乐的影响，沒有兴致再坐了。外面的月光很明朗，照出了院子里好几堆殘雪，放射着耀眼的光輝。北方的月夜是好的，特別是沒有风沙，有些殘雪的春天的晚上，明彻欲流的光輝，会使人感到一种清新和明淨。院子里的槐树的影子，靜靜的伸在地面上，人从树底下走过，一个一个的人影子，嵌鑲在树影的枝条間，又迅速的移去。人走尽以后，我也要回自己的窑洞去，經過張家的牛栏时，看見从那月光照不到的牛栏的幽暗处，閃出一个黑色的人，向着我走来。走到我面前，他兴奋的連連的說：“吃了，吃奶了。”这是張启南，月光里，我又隱約的

看見了他的快乐的微笑,我也觉得很快乐。常常的,人的心是可以被別人的一滴眼泪,或是一絲微笑撼动的。

回到房間里,立即吹了灯睡觉。但是很久沒有睡得着。从微微明亮的紙窗的外面,清楚的傳来了远处的小溪里面的一些青蛙叫,和近边的牛嚼草料的声音,此外是十分的寂靜。寂靜有时是好的,那会让人清晰的想到許多事。我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在这一向落后的陝北的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間,已經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圓滿和快乐才能帶來的亲切的溫暖的东西。住在这里,你会觉得,我們人,好象是再不要互相攻击,再不要互相打破各人的头了。但是我也知道还没有。为了对付我們的殘暴下流的民族敌人和階級敌人的包圍和暗害,代替着溫暖的人間爱,我們也还是要填塞一些仇恨和警惕到我們的心里。代替着我們所乐于看見的微笑,我們會时常想起我們的黑暗的家乡和別的許多地方的人們的很多的泪水,很多很多的。

但無論如何,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月夜里,我們的心情是无所埋怨的。

窗外的誰家的牛,停止了嚼草,大声的叹了一口气,它为什么叹气呢?有些人是为了忧愁而叹气,但也有些人,是为了吃得太飽而叹气,后者常常找不着解救自己的那个法子,就是吃得少一点的那个簡單明了的法子。牛也是一样。

一九四一年六月

金戒指

我听到好多人議論和称贊偵察員張海。有的說他身輕如燕，能飞檐走壁。有的說他枪法如神，能百步穿楊。也有人說：南下时，他奉命去偵察敌情，在一个小村庄外边，碰到了也来偵察我軍情况的敌人的偵察队，他被識破，不能逃走。他不慌不忙，走到他們队长的跟前，从怀里掏出匣枪来，对准他胸側，低低說一声“快走。”那队长只得快走。他跳过篱笆，那家伙也跳过篱笆，他穿过树林，那东西也穿过树林。敌人五六个偵察員干瞪着眼睛，不敢开枪，怕伤了他們的头目。走得远了，他給了那人一匣枪，哈哈大笑，說是为了答謝他相帮串演了一出《单刀赴会》，送他一件小点心。

象这样的傳說，非常之多，我也不能一一考证它們的真实性。但張海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他有胆量，心机又灵。司令員极喜欢他，叫他“猛子”，叫他“跳皮鬼”，常常派他去担負一些重要的但是危險的工作。

“跳皮鬼”在长官的面前，象姑娘一样，除了簡短的汇报以外，不多說話，只是笑着。但当他和同事們在一起时，他的粗